

# 面对国家 的个人

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

秦立彦 著

周向军  
傅永军 主编



山 出 版 社

泰山·金橄榄丛书

# 面对国家的人

——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

秦立彦 著

傅永军 主编

泰山出版社



泰山·金橄榄丛书

# 面对国家的个人

——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

著者/秦立彦

---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8.75

字数/200 千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106—4/B·7

定价/13.00 元

---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雅典娜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她向众神出示  
世界上第一枝橄榄  
证明了  
她拥有最高智慧

主编：周向军 傅永军

责任编辑：于景明

平面设计：吴 勇

## 总 序

人类又一次处于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同时也抵达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转换点。我们正告别传统的工业社会,从以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走向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社会。历史已昭示出大转变的必然。

生活在大转变时期,是一种不寻常的冒险。这里既潜藏着机遇,也充满了危险。不存在通往未来的平坦大道,我们必须为自己铺筑一条通往未来的坦途。这需要信心和勇气,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一种有智慧的经验

性存在物。人类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经验。人类是借重经验谋划未来的。人类任何一次对自己未来的前瞻性的构建,总是与人类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的回溯、反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抵达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当我们遭遇决定命运的转捩点,面对现实,筹划未来,反思人类认识自身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人类关于社会生活以及自由解放前景的认知历史,就成为人类成功地选择在 21 世纪的进化轨迹和社会生存方式的明智之举。我们认同这样一个常识:只有从人类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广泛参酌,重新诠释,既吸纳世界当今已有的智慧,又转化接引中华固有之传统,才能为人类开创对自己共同未来的前摄态度,略尽绵薄。可以说,《泰山·金橄榄丛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

《泰山·金橄榄丛书》是一套有关社会哲学的丛书,它涉猎的社会哲学思潮的历史跨度逾 2000 年,涵括中西方主要社会哲学思潮。编著者力图把视点从过去延伸到未来,将目光从中土扩展到域外,从历史的诉说入手走入面向 21 世纪的深度反思,力求以清新、平实、生动的文风,促成中国学界对未来社会问题的关怀和理解,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全方位的透视,探寻和建立能够支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社会文明的社会哲学基础,为人类未来成功的制度性设置预先完成一次思想上的批判与实验,使每一个自由自强的个体学会不仅能自由地分享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的和完成的东西,而且能自由地分享更重要的、但还未接触过的东西:我们共同的未来。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不仅是亘古永存的,也是特立独行的。与这些伟大的思想传统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们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也有信心在这种挑战中取得骄人的战果。因为,正像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把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看成为一种意见,而是“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

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是宏伟而巨大的,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它离达成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而且,就是这一小步,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依然热切地希望,丛书的努力能引起国人的注意,能为学界带来一缕清新的风。

社会的全部秘密就在人类的整体思维中。让我们共同努力!

周向军 傅永军

1998年4月于山东大学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潮流。本书旨在介绍自由主义的几个基本命题，如什么是自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什么是权利(自然权利和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什么是宽容等。本书试图突破以往介绍性著作的按时间叙述的方法，主要以命题为线索，把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融会贯通，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相信会给对西方社会政治哲学有兴趣的读者以启迪。

金耀基



**正义与逻各斯**

——希腊人的价值理想

**内圣外王**

——儒家的社会哲学

**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

——道家的社会哲学

**现代性的踪迹**

——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

**壮丽的日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

**控制与反抗**

——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面对国家的个人**

——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

**绿色乌托邦**

——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

金家福著



# 目 录

|                   |        |
|-------------------|--------|
| 总序                | ( 1 )  |
| 一 自由的旗帜           | ( 1 )  |
| 1. 一枚磨光的硬币        | ( 1 )  |
| 2.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 ( 7 )  |
| 二 个人面对国家          | ( 30 ) |
| 1. 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      | ( 30 ) |
| 2. 最低限度国家         | ( 48 ) |
| 3. 诺齐克的“最低限度国家”理论 | ( 67 ) |
| 4. 福利国家           | ( 82 ) |
| 三 权利与功利           | ( 92 ) |

|                      |           |
|----------------------|-----------|
| 1. 解剖“权利”            | (92)      |
| 2. 自然权利              | (96)      |
| 3. 人权                | (114)     |
| 4. 功利主义与权利           | (124)     |
| <br>四 自由与民主          | <br>(138) |
| 1. 自由与民主的冲突          | (138)     |
| 2. 多数暴政              | (145)     |
| 3. 代议制民主             | (162)     |
| <br>五 宽容             | <br>(171) |
| 1. 什么是宽容             | (171)     |
| 2. 为什么要宽容：洛克、密尔与怀疑主义 | (178)     |
| <br>六 历史的透视          | <br>(192) |
| 1. 先驱者：主流与支流         | (192)     |
| 2. 新大陆：主流与支流         | (210)     |
| 3. 19 世纪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    | (229)     |
| 4. 20 世纪的两大潮流        | (243)     |
| <br>七 背景知识：政治光谱      | <br>(252) |
| <br>后记               | <br>(271) |

# 一 自由的旗帜

## 1. 一枚磨光的硬币

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些词语是如此地常用而常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频繁地使用着它们,比如“真”、“善”、“美”,似乎因为它们的常用而成了没法辩驳的价值了。它们构成我们立足于其上的基本词汇,我们对它们深信不疑,因为我们的父辈在说它们,我们的同龄人在说它们,它们这个世界不可分割、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欲望,如果我们偶尔居然问自己:什么是真?什么是

善？什么是美？为什么它们是好的？那么，问题就会突然变得极端复杂了——这就像一件东西，如果我们不质疑它，它仿佛就理所当然地在那里；而一旦我们想起问个“为什么”，一旦我们专心地注视它，它就模糊起来。这些基本的语汇就仿佛通行的货币，人人知道这是货币，是熟识的；但恰因熟识，人人都用，反而磨光了它表面的图案，使我们看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了。

正是这些对基本观念的质疑和追问，构成了关于人生、社会、政治的最深沉思考的内容。“自由”就是一个这样的词汇。在我们的书籍中，在我们的头脑里，满满地洋溢着对“自由”的颂歌。我们渴望自由，赞美自由。听见世界某地的人民打破了殖民枷锁，获得自由，我们欢欣鼓舞；读着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我们至今仍能感觉热血沸腾。“自由”一词与牢房、枷锁、奴役、束缚等令人厌弃的词联系在了一起。自由成了一个理想化的象征，染上了完美的色彩。

无疑，当我们问及人们“是否希望拥有自由；如果已经有自由，是否希求更大自由”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给出肯定的回答。诚然，在无危险、无代价的情况下，人人都希望增进自己的自由；但恰恰是在有危险、有代价的时候，才能真正看出人们究竟对“自由”珍重到何种程度。“两刀相割，利钝乃知”。在危境中，人们必须做出选择——他们选择的次序就将他们的价值观排出了一个等级层次。比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固然有人选择这样的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但是，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地这样想吗？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地这样做吗？不尽然了。

首先，在生命与自由的相权衡中，舍生而取自由，这恐怕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常人的心中对生命最为看重，对死亡最为恐惧了。能够蔑视死亡的人本就不多见。在这不多见的例子中，

每个人愿牺牲生命而换取的东西也大不相同。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sup>①</sup> 孟子肯为“义”去牺牲生命。我们都熟悉的勇于赴死的英雄，远说文天祥，近至董存瑞、黄继光，都可以称之为英勇就“义”，虽然这里的义会有一些差别。还有愿意为“情”而死的。《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至情之人，他常说道“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sup>②</sup> 在这些他们愿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价值观中，“自由”只是其中一种。约翰·布朗说道：“不自由，毋宁死”，就是其中一例。

生命与自由相权衡出现了以上情况。类似地，爱情与自由相权衡，也得出两种结论：或者要爱情的，或者要自由的。许多爱情是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基础上，为了爱情的和谐与稳固，一方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红与黑》里玛格丽特·德·拉莫尔小姐对于连的爱情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性格中，爱情和自由是不能两全的。在爱情占上风的时候，她对他说：“惩罚我那可怕的骄傲吧”，“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她扑倒在他的脚边，“是的，你是我的主人”。“永远统治我。如果你的奴隶进行反抗，就严厉地惩罚她吧。”<sup>③</sup> 但是也有哪怕为了爱情也不要放弃自由的。梅里美的小说《嘉里曼》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例。

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些自由与快乐相权衡的情况。比如，假设你是个杰出的、有天赋的画家或音乐家，但却在神经上有毛病。有人提供给你一种药，会使你快乐，但却会令你丧失所有的

---

① 《孟子·告子章句上》。

②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③ 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5 页。

艺术才能。这药将是如此有效,吃了之后,你甚至不会对丧失了艺术才能而感到懊丧。假定你完全信任这药的效力,信任把药提供给你的人的好心和诚意,你会吃这药吗?肯定会有一些人很愿意服用这个药,但也一定会有一些人,宁愿不快乐,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才能,这才能已经成了他们个性的一部分。历史上的许多艺术家或哲学家都是痛苦的、凄惨的。他们的痛苦、凄惨有时是他们的艺术的源泉。但他们未必肯在变得幸福的同时丧失个性。

以上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人会说,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很少遇到这样的两难处境,这样必须做出如此严肃的选择的境地。但实际上,在我们做出的无论大小的选择中,有许多是关涉到自由的,而人们选择的结果却未必有利于自由。比如,一只笼中的鸟常被作为不自由的象征。但是它的自由换得了安全、舒适。主人的精心照料使它衣食无忧。它甚至还可能与主人之间建立了某种深厚的私人感情。它除了自由,什么都不缺少。有一天,主人愿意把它放飞,笼子的门打开了,它站在门口,进退两难。飞出去,会获得自由,但除了自由,别无他物——它得要艰难地自我谋生,与自然做战,与天敌做战,甚至随时有生命之虞,何况多年的笼中生活已经使它不适于野外生存了呢。但是,那里有蓝天,有可以飞翔的广阔空间,有许多迷人的景致和冒险的机会。读者诸君,如果你是这只鸟,你将怎么做呢?

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体系适用于任何人。在以上的这些情况中,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并不表示他们在道德上或者高尚或者卑贱。即使他们不那么重视自由,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之一,他们有权遵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珍视自由?他们的理由何在?

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把它与其他的“主义”或政治哲学派别区分开来的就是它把自由置于其他一切政治价值之

上。自由主义的麾下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对某一问题甚至持相反的态度,自由主义阵营自身也争论不止。是“自由”这一面旗帜把他们划在了“自由主义”这一个范围之内。在政治领域中,除了自由外,仍有许多其他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内,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政治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价值。但人们总趋于某一种最重要的价值。这一最重要价值的不同,把他们的政治立场区分开来。有的人的最高政治价值是正义,有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的是国家利益与安全。

这些价值中的某些是兼容的,即并不相悖,如自由与民主的某些部分(见第四章),有时却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自由的至关重要;强调不能为其他原因牺牲政治自由,却可以为了政治自由牺牲其他价值或利益。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冲突的形式。比如,有一个小国,一个专横的大国。大国威胁这小国说:我要侵略你,因为我十分痛恨你们国中的A这个人。(假设大国对A的仇恨是无理的;在小国的眼中,A是无罪的)。但是,你们如果愿意把A交给我们处置,或者干脆杀死A,我将放弃这个侵略行为。这时候对这个小国来讲,一方面是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一方面是一个公民A的利益。如果A是无辜的,那么,这个小国能否以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理由处死A?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认为:A对自己的生命有自由;他没有犯罪或以其他方式危害别人或国家;所以,国家无论以怎样的理由,也无权处置A的生命。在天平上,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安危是不相上下,甚至是更沉重的。小国的措施是:(1)尽量驳斥大国的无理要求,使其尽可能改变决定;(2)如果大国终不悔改,那么小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准备战斗。

当然对这个问题有其他的答案。实际上，西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类似于这个情境。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事，景帝以为诛了晁错就可以平息叛王们的怒气，于是“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而在此之前，景帝对晁错是宠幸有加的。“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sup>①</sup>丞相申屠嘉抓住小过中伤晁错，景帝还为错辩解，可见，景帝心中认为晁错是无辜的；在发现诛晁错并没有平息叛乱时，不觉也心生悔意。但这些并不能阻止他牺牲晁错保全天下——说保全天下，毋宁说是保全他自己的帝位和身家性命。而景帝并非中国历代帝王中的昏君，他治下之朝与汉文帝之朝合称为“文景之治”。可以说，其余的任何皇帝都会像景帝这样做，而且，还会惟恐不能满足敌人的胃口，问道：“你们还让我杀谁？”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看得如此重要呢？

人与动物的一个基本区别是：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动物则几乎没有。动物的行动严格地为本能所规定。动物的个体是种族延续中的纽带，上连着祖先，下连着子孙，动物的最大责任或者目的就是维持种族的延续。我们都知道哪怕朝生暮死的蜉蝣也会及时地把后代生下来，然后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地死去。干渴的沙漠一旦下雨，所有的生物都忙于繁殖。蜂群中，工蜂虽然不能生育，但悉心地为蜂王服务，甘当保姆的角色，也没有怨言，因为繁殖的目的已经达到。

但不知道为什么，人类竟越来越对种族不重视起来。从前人们还大谈“延续香烟”，“不肖有三，无后为大”，现在很少有人谈了。不能生育或者决定不要孩子的夫妇大有人在。也许是地球上已经人满为患，除了自我毁灭，人们不担心人类有灭亡的危险了。对种族的冷漠伴随着个体意识的增长。个人变得越来越

---

<sup>①</sup>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